

骊珠◎著

九界文学网鼎力推荐宫廷大作

Shoulin Jinhui

女扮男装探花郎，睥睨天下少君主，
多少辗转忧伤，只是为了成就这一段绝世嘉话。

正女嘉话

朝華出版社



骊珠◎著

LI ZHU ZHUO

正女嘉话



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正安嘉话 / 骊珠著. —北京:朝华出版社,2008.7

ISBN 978-7-5054-1959-9

I. 正… II. 骊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88033 号

正安嘉话

作 者 骊 珠

选题策划 杨 彬

责任编辑 马 艳

特约编辑 杨莹莹

责任印制 张文东

封面设计 80 零·桃子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

邮政编码 100044

订购电话 (010)68413840 68433213

联系版权 j-yn@163.com

传 真 (010)88415258 (发行部)
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00mm×990mm 1/16

字 数 221 千字

印 张 15

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-7-5054-1959-9

定 价 24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

第一章·长安京·001	第十一章·白玉兔·092
第二章·登科记·005	第十二章·易州城·101
第三章·探花使·012	第十三章·霞枫宫·114
第四章·花田会·020	第十四章·风乍起·125
第五章·五谷祭·029	第十五章·绿溟湖·136
第六章·春水路·040	第十六章·鸿胪寺·144
第七章·花朝节·048	第十七章·重阳节·163
第八章·细柳营·060	第十八章·伤别离·179
第九章·端阳节·071	第十九章·塞外风·185
第十章·夏初蝉·082	第二十章·木兰歌·197
	第二十一章·完结篇·207
	番外·萧澈篇·214
	番外·蕖英篇·217





冬日，延英殿^{[1][2]}。

内侍少监徐常礼指挥下人们取下元宵节的宫灯，扫去庭前的积雪。寒风刺骨，大家虽然穿着厚厚的棉衣，仍是冷得不停哆嗦。

忽然听到皇帝传唤，徐少监赶紧入内，瞥见皇帝脸色有些不寻常的红，连忙使眼色给一旁的小康福，叫他减炭。

皇帝抬头问道：“今夜值宿的是哪位大臣？”

“回禀陛下，是中书侍郎袁思泰。”

皇帝皱皱眉，摔下手中的奏折站起来，缓步走到窗边，望着天上的雪花出神。

皇帝不喜召见国舅爷，这已是内侍们摸清的规律了。皇帝幼年丧母，由袁皇后抚养长大，母子之间一向有点怪怪的，袁大人倒是国舅的架子摆个十足，朝中很多大臣都是他提拔的，皇帝有什么决议，他们总会诸般掣肘。外头几个藩镇的节度使又爱自说自话，这龙椅啥时候才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着呢？

皇帝本想趁今年科举，真正选几个称心的人帮自己，哪知道一干大臣都纷纷进表，说什么“请以袁侍郎知贡举”，惹得他老大不高兴。

不过他还是很体贴地问了各州举子是否到齐了，还派尚衣局查访待考诸



生是否缺少冬衣。

考生到得七七八八，考官却还没定下来。

徐常礼看时辰不早，传令关闭延英门。皇帝回到桌旁，默想了一会儿，挥毫写下“正安”两字。康福在一旁研墨，大喜问道：“陛下已经想好新的年号了！？”

皇帝左右端详了一下自己的字，真是无一处不满意：“可惜萧澈他们被我赶回家了，否则看了这两个字还不输得心服口服？”

康福笑嘻嘻地说：“萧侍卫一回府就被太师关了起来，一个月都没出门。”

皇帝亦含笑点头：“可怜灋泉坊、平康坊的姑娘们只怕要哭得泪眼昏花。”

同一时间，一队士兵护卫着几十辆马车从金光门入城，其中四五辆载着今春应考的士子，被安顿在布政坊清平舍馆。其余车上盖着厚厚的布，上书“陇右道肃州酒泉郡贡”，一看便知是给朝廷的贡品，继续往大明宫驶去。

舍馆小二忍不住嘟囔：“累了一整天，睡觉都不得安生，官府就只给我们那一丁点儿钱。”

老板把抹布用力甩到他脸上骂道：“傻子，咱们店里住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，说不定哪天就当宰相了，到时小心你的皮！”

老板虽没读过书，也曾听醉仙楼的说书人讲，皇帝选大官要看“体貌丰伟”^③，就是人要长得壮，还不能太丑。这批肃州的人倒还能看，就是其中有一个瘦不啦叽的，面有菜色，穿得那么差还外带个病恹恹的书童，是以这位崔小哥问他讨点药时，他很不屑地不予理睬。

翌日，那书童似乎病得更重，崔小哥跑出去请大夫、买药，回来时老板大吃一惊——他竟然把官府送的棉衣当掉了。老板感叹，到底是外头来的，不知道规矩，皇帝给的东西是你说不要就不要的吗？

之后几天，崔小哥天天一早出去，晚上才回来，书童的药倒是交代厨房按时煎好。老板起了疑心，假装送点心过去，远远看见一个士子在敲崔小哥的门喊着：“敏直，敏直！”显然是想借棉衣给他。不一会儿士子就觑着脸出来，棉衣

还是没有送出去。

后来老板偷听到崔小哥对书童说，宫里最近急召“御书手”，就是帮皇宫藏书阁抄书的，他抄得快，一天能挣五文钱云云。

崔敏直哪知道隔墙有耳，每日仍在明德殿埋头抄书。中午宫里管一顿饭，外加两款糕点，日日不同花样，他就偷偷留着带回去给篆儿。校书郎见他抄得勤快，涂改又少，字也是难得的端庄秀丽，乐得把自己名下那些古旧生涩的破书也指派给他。

午饭时间，御书手们最爱交头接耳交流一下宫里的秘事传说。这明德殿很多年前差点被一场大火烧个精光，先帝降旨说既是意外，不必查究是谁的过错。大伙儿明里不敢议论，暗里总免不了胡乱猜测一通。

崔敏直正听得津津有味，校书郎突然进来唤他出去。出了明德门，两三个面熟得很的肃州士兵就按住他，从袖里搜出应考名牒来。校书郎顿时黑了脸：“崔小郎官，陛下给了天大的恩典，让各州府派车送你们上京赶考，一路好吃好住，你总得用心准备考试才是，怎么跑到我这里胡闹，辜负陛下的美意！”

不容他分辩，士兵们就吆喝着押他往宫外走去。

崔敏直心里暗暗叫苦，日后这些兵曹必定天天盯实自己，还能上哪儿找财路去？

哪知道人家比他还苦，乡下人初进宫城，绕得两下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本来明德门离宫门其实很近，否则校书郎大人也不会准许他们进来抓人。

领头兵曹命令大伙儿拐弯，不想对面一个人低着头走过来，两下里不及收脚，都撞在一处。皇宫里就是只蚂蚁也比他们尊崇，何况这位穿着深紫华服，年纪很轻却气度高贵，俊雅中又带着威严，实在不知道是什么了不得的人。所有人来不及仔细分辨他的衣饰花纹官职爵位，通通跪伏在地，口称大人。

在一片慌乱中崔敏直刚好对上那人的眼睛，不禁微微发颤。跪下后仍感觉那双清亮的眼眸还在打量自己。偷眼看去，这人衣服上几乎同色的花形刺





绣素淡细腻，不同凡品。只听他婉言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领头的兵曹回禀了缘由并呈上名牒。那人看到上面刻着“崔捷，字敏直，陇右道肃州乡试第一”，从材质、符印和雕花看的确是真品，又问：“既是今科考生，为何还要当御书手？下旬的贡举不去了？”

崔敏直听他言语温和，稍微定了心，便照实答了是为挣钱给家中小童买药。

那人从袖里摸出一个小荷包，笑道：“我要考考你这个乡试第一，由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，猜一本书名。答对了这些银子就赏你。”

《正安嘉话》：“明宗皇帝讳崇谊，庄宗第三子也。母为赵贵妃，早薨，帝命惠毅皇后抚之。成康七年继大统，时年二十有一，次年春改年号正安，取官能守其正，则民能得其安之意。”

注：

[1]本书为虚构架空故事，可设想大致发生在唐朝中后期。感谢 Basara 为本书撰写文案。

[2]大部分宫殿名参照唐朝大明宫。

[3]《新唐书·志第三十五·选举下》：“凡择人之法有四：一曰身，体貌丰伟；二曰言，言辞辩正；三曰书，楷法道美；四曰判，文理优长。”



篆儿对着那只又绣花、又滚边、又打穗子、又镶珍珠的荷包，双眼发怔。

“小……小爷，咱们上次见到整块的银子是多久以前？”

崔捷哀叹一声，继续对镜梳理一头长发。

篆儿自然忍不住问那个人是谁。

崔捷直接答曰：“不知道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又转头对她嘻然一笑说，“不如我去认真考一场，混个小官儿当当，说不定有机会再见面。”

篆儿立刻急了，大声说道：“咱们这次上京是来投靠姨老爷的吧？原本不是说好了不考最后一场吗？万一他们发现你……”

崔捷飞扑过去捂住她的嘴：“现在本少爷已经骑虎难下了。老实告诉你，我还没找到姨丈姨母的住处。别人说长安根本没有什么风荷巷。”她一脸的郁闷，“仔细想想，他们未必肯收留一个素未谋面的人，况且我一直没见过娘和他们有什么书信来往。”

篆儿横了她一眼：“日后还要给你置嫁妆。”

崔捷真是哭笑不得，这丫头的脑子总是在莫名其妙的地方灵光。

两人熄灯睡下，迷迷糊糊间，篆儿又突然睁眼，扯扯她的手说：“我的病已经好多了。既然你要考，明天吃点好吃的给你补一补。”



崔捷模糊地应了一声，篆儿以为她睡着了，其实还清醒得很，她还一直想着今天的事，有些画面总在脑中挥之不去，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感觉，又隐隐有些惴惴。

第二天早上，被校书郎革职的崔捷懒懒睡到日上三竿，醒时有一碗热腾腾的葱花牛肉粥等着。崔捷看那粥卖相极好，立刻食指大动喝了大半碗。大概肚子填得八分饱的关系，味觉灵敏了许多，再嚼那牛肉就突然有点难受：“难道长安的牛肉和酒泉的会差这么远？”看篆儿笑得这么诡异就越发害怕……

后来，被逼供一整天的篆儿不得不招认：“的确不是牛肉。对考试有用的，以形补形的……猪心。”

崔捷大吐一场，整整半年不敢再吃牛肉。

皇帝最后定了由七十五岁的尚书左仆射曹聚为主考官。曹老乃当世名臣，自十七岁高中进士后便一直担任京官，历任三省六部御史台秘书监各阶职位，无人敢质疑他的能力与资格。他又最不服老，曾经有个官员偷笑他面脂涂得厚^[1]，他便当庭扯住那人的衣袖用尺笏打手，后来该官员被弹劾“不敬”，罚俸半月。故此众臣也不敢以“年事已高”为由请皇帝收回成命。

办了件顺心的事，皇帝心情大好，早早退了朝。换过便服，徐常礼提醒他今天该去看望太后了。

承香殿里，惠毅皇太后和广陵郡王的女儿丹阳县主华莹、颖王的女儿云阳县主华婉正在甄选各州进贡的上品锦缎。

惠毅皇太后丝毫没有发福的迹象，肌白肤莹，秀眉俊目，高高的乌髻梳得一丝不苟，望去好像只有三十多岁。身后立着她的心腹婢女蕤英、瑶英，另外两个小的含光、集羽没有出现，四人的名字都有点飘然出尘的意味，打扮和气派又是宫女之首，宫里人在背后暗称她们为承香殿四大女侍。

丹阳县主的母亲和太后是亲姐妹，两人眉眼有点相似。丹阳活泼灵动，一笑起来两个梨涡非常可爱。广陵郡王几年前赴藩地任职，她就被太后留在宫中相陪。

云阳县主是标准的美人，杏眼桃腮，温柔羞涩，眼睛老爱低垂着不敢看人，两排睫毛一扑一扑，手里总有一把羽扇可随时遮住半边脸蛋。

三人站在一处，实在美得有点刺目。

皇帝如常向太后问候了几句。那厢康福走向丹阳县主，恭敬又得意地呈上一本书：“县主要的书陛下已经找到了。”丹阳一看书名《拾遗记》，脸上有点不信地说：“陛下是自己猜出来的？旁人没有帮忙？”

“胡说，这点小谜题能难倒朕吗？”

太后笑道：“华莹又在看什么乱糟糟的书？崇谊也是，把她带坏了叫我怎么向广陵郡王交代？”皇帝本有点担心她会责问知贡举人选的事，见她完全不提，神色如常，算是松了一口气。

太后又说：“今年眉州、资州上贡的几种花纹锦还不错，我刚给她们挑了几样，崇谊也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”

皇帝笑道：“儿子宁可相信母后的眼光。”

太后瞅瞅两位县主：“崇谊不会说我奢侈过度吧？上次做新衣是为了元宵，这次可是为了新进士的杏园初宴……”

两县主的脸顿时红霞一片，羽扇、袖子也遮不住。丹阳县主较快恢复过来，扯开一幅深绯色龙纹锦连声问道：“陛下也选一下吧，这幅怎么样？”

太后摇头道：“深绯不适合崇谊，还是这幅白底浅紫暗纹的好。”

皇帝走后，太后命蕤英、瑶英和诸侍女陪两位县主打马球，免得她们闷坏了，其他人只在前殿候命。

太后进了寝殿，推开旁边一扇小门。

那间房只有一张供桌、一个跪垫，空荡荡别无他物。太后就着烛火点了香，跪倒在垫上，眼泪凝在眶中，越积越多，但终究忍住了，没有流下来。她微笑着抚摸了一下案上的牌位，轻唤了一声：“孩子！”

泪眼模糊了上面的字，那是早已刻在心中很久的……

惠文太子李崇诚之灵位。





礼部贡院放榜之日，崔捷竟高中了一甲第二名。

清平舍馆立即被人围个水泄不通，人人都想争先一睹新科进士的风采，熙熙攘攘犹如闹市，其他各房落榜诸生亦酸酸地前来道喜，乱了一天让人头都大了。

傍晚，舍馆老板劝各街坊“不要吵了进士老爷歇息”，人群才渐渐散去。小二给她们换了一床又厚又软的棉被，旁边添个火炉，桌上摆个花瓶，插了几枝怒放的红梅，说是凤山花房送的，瓶下压着张贺帖，完了才恭恭敬敬地退下，关门。

篆儿笑得合不拢嘴：“日间不小心听掌柜的说这间房要好好布置一下，改名叫进士阁，下次春闹定能大赚一笔。”

崔捷摆弄着那几枝红梅，又瞄瞄那张素净的淡紫色贺帖，啧啧叹道：“不愧是长安京，生意人里也有这么雅致有趣的。”

篆儿走过来附耳说道：“方才姚小郎君偷偷央我跟你说，可不可以留一件你的衣服，我听得莫名其妙的……”

“什么什么！我本来衣服就没几件了，送他了我穿什么？”

“我想前些天人家好心好意地说借棉衣给我们，就没敢直接回绝他。他要你的破衣服来做什么？”

崔捷皱了皱眉：“这个叫乞旧衣^[2]，落榜的人请登科的人送考试穿的衣服给他，讨个吉利。送他并无不可，只是我那种衣服怎么拿得出手？”

篆儿咋舌道：“姚小郎君这么壮，只怕没穿上就撑破了。”

两人正议论间，舍馆老板过来通报说，广文书局的欧阳先生求见。

崔捷有点诧异，反正此时已经休息够了，便道：“快快请进。”

欧阳先生年近五十，双目炯炯有神，长髯飘飘，乍一看好似书生学者，再看又觉比书生多了几分自在洒脱，大家施礼坐下，欧阳先生已看到了梅花，笑着说：“凤山花房下手真快，难怪是同业中之佼佼者。”

崔捷不明其意，欧阳先生也不解释，拿出一本小册子说：“本局打算为新科进士出一本专刊，这是大致的框架。我想来这里亲访一次，可以写得翔实真

切些。”

崔捷看那册子封皮写着《登科记》^[3]，第一页列了各甲名单，其后是各人的介绍，包括籍贯、出身、家世、婚史、秘闻逸事、诗作辞赋等，不一而足。有好几个人已经写得满满，有些人的名字上做了不同记号，不知道是何含意。自己那一栏还空得很，名字前也用朱砂重重地点了一笔。

欧阳先生说：“那几人是高官世家子弟，故此早有详细的备稿，只等拿到他们今科的策文就可以刊发了。”见崔捷有些犹豫，又自吹自擂道，“本局是长安第一大书坊，著文誊写都是信得过的，各大州郡又有很多分局。此刊一发，诸君三日内就可名动长安，十日内就可名动天下。”

崔捷见实在推辞不过，只好勉强应酬一番。

两天后，广文书局派人送一幅小小挂轴来。崔捷展开一看，竟是自己的全身画像。只是眉毛英挺了一点，嘴巴略大了一点，眼波清润，如蕴春光，嘴角轻舒，笑意盎然，绿衣拢袖，裙带飞扬，腰间紧紧地一束，真是飞扬洒脱，风流尽显，好一个春风得意的少年郎。

崔捷颤声道：“这这这……这真是我吗？我有这件衣服吗？”看看旁边的小字“正安元年十八进士图之二·崔捷”，果真是自己。

据后世流传的野史《正安嘉话》记载，某天，新科崔进士拿着一卷画轴闯进锦绣衣坊，指着画中人激动地说：“我……我要做这套衣衫！”

又过了几天，主考官曹聚曹大人发帖子请一甲、二甲的进士到曹府一聚。这个过程算是“拜师，认同门”。所有同时登科的进士都是曹大人的门生，互相之间则称“同年”。

曹府位于长安东城宣平坊，家仆并没有直接请十八进士入正厅，反而领着他们穿过一大片花园。世家子弟和贫寒子弟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两队。穿过假山时，有一段石道极窄，崔捷和其他几人挤在一处。突然后面一人轻轻地踢了一块小石头到她脚下想绊倒她，崔捷走得正急，却好像脚下有眼似的轻易





避过了。

她略回头看看，是一甲第三名的萧澈。从广文书局的小册子知道，他表字嘉川，是郑国公萧太师之孙、监察御史萧炎之子，鼎鼎大名的长安第一公子，说白了也就是花花公子。不过，他的确长着一张花花公子的脸，似乎母亲那边带一点西域血统，所以比一般中原男子略要高鼻深目一些。

再走得几步，旁边又一人装作不小心地推她肩膀，一个少年握住他手腕说道：“你们，适可而止吧。”

萧澈笑道：“状元郎发话了，我们不能不依。”

崔捷浑身一颤，不禁偷眼看那少年，只见他一张清秀的瓜子脸，五官还是一副小小少年的可爱模样，此时却微含怒意。

少年发觉她一直盯着自己，脸上有点讪讪地别过头去。

萧澈等崔捷和少年走远了，才向另一人问道：“守素，你觉得如何？”

那人 是户部侍郎韦从贤之子韦白，字守素，他摇头答道：“是练过武功，但只平平而已。”

曹大人已在内苑凌风阁中等候他们，说过些祝贺勉励的话后，双方按宾主年序坐下清谈。崔捷还被问及陇右道数州和突厥、吐蕃、吐火罗等国的来往、交战情况。崔捷侃侃而谈，茶都换了好几趟。屏风后若有若无地传出一些衣裙窸窣声、环佩碰击声、女子低笑声，各进士都从头到脚被人饱看了一番。

皇宫延英殿内，康福捧着一个大卷轴冲进来，兴奋地说：“陛下，我找到一样好玩的东西！”皇帝笑着放下奏折，康福把卷轴放在桌上展开，一张一张地翻给他看。

第一张是状元图，皇帝点头赞道：“很像子明，不过没有本人严肃。”

第二张，康福笑嘻嘻地说：“陛下不是和萧侍卫他们打赌能不能包揽一甲前三名吗？这个人可帮了陛下啦。”

皇帝看着画上的人有点发愣。

翻到后面的，皇帝很是不甘：“这……这也比本人好看太多了吧？”看画上

落款是广文书局欧阳寂，就说：“这人画工倒是了得的，广文书局很有赚钱的法子。”

康福说：“实在是了不得。陛下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才拿到这些图，广文书局里二十个画工天天不停手地临摹——听说最近又加了一批——都还忙不过来，下面州郡的书坊也在等货，很多人还没等到呢！《登科记》也是老早卖断了市。广文的对头宣德书坊棋差一着，输得可够惨。”

皇帝有点啼笑皆非：“往年怎么没见过这么热闹？”

康福伶俐地答道：“陛下，那是因为今年的年轻进士多啊。”

注：

[1]唐朝官员七十岁退休，未满七十而面相太老也会勒令退休，因此保养、化妆十分重要。面脂、口脂是宫中腊八节前送给大臣的例行赏赐品之一。

[2]乞旧衣为古代科举习俗。

[3]《唐朝文化史》言，唐代有书坊出版《登科记》、《文场盛事》等。





不久，崔捷终于明白欧阳先生说的“凤山花房下手真快”是什么意思，因她和状元郎裴子明是新科进士中最年少者，自然而然被公选为杏园宴上的“两街探花使”^[1]。现在她们房中已是姹紫嫣红开遍，如入芳园，各大花房都铆足了劲要借这阵东风亮亮招牌。

舍馆老板给她画了张歪歪扭扭的地图，房里又香得快要熏死人，还是出去探一下路，顺便透气。布政坊邻近西市，锦楼高筑，酒肆林立，行人车马川流不息，一派京都繁华气象。崔捷走走停停看看，竟未听到楼上有人喊“崔郎”。

那人见她快要走远，连忙又叫了一句：“温润资天质的崔郎！”

崔捷猛回头望，一人斜倚着楼上栏杆笑吟吟地望着她，长身玉立、白衣如雪，正是萧澈，对面坐着韦白，似乎强忍住笑地装作喝酒。

崔捷心中一把火熊熊燃起，“噎噎噎”地冲上楼去。

萧澈摊手笑道：“连叫了几声你都不应。长安有崔郎无数，只有这么叫大家便立刻知道是你。”

原来广文书局在《登科记》每位新进士篇末都加了一句赞，崔捷的便是“温润资天质，清贞禀自然”^[2]，她当时看到就非常结实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
“你的批语已比我好太多，我那什么‘回头语春风，莫向新花丛’，可不是

毁人清誉吗？”

韦白拉了崔捷坐下，悠然说道：“你有何清誉可毁。这句都嫌敦厚了点，不如换作‘雅称花中为首冠，年年长占断春光’更好。”

萧澈一饮而尽，恨恨地道：“得，得，就你那两句顺口。”

崔捷不禁莞尔，想起韦白的批语是“西河剑舞凌云气，一管清箫淡月初”，难怪他会如此得意。他亦是一身白衣，两人感觉却大异其趣，一个豪贵，一个儒雅。又见他腰间并无佩剑，倒是有管晶莹透亮的淡青色玉箫，完全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样。

萧澈猜到她心中想法，好心提醒道：“你别被他老实的样子骗了，打起架来会气死人。”

韦白笑笑，在桌上铺开一张图，对崔捷说：“我们本想遣人去请，现在撞上了更好。这是杏园东西两坊的详图。后日宴会开始时，你和子明再拈阄决定往青龙坊还是昌乐坊。”

崔捷惊喜地细看了一下，此图工整细致、线条流畅、比例明确，令人一目了然，作图之人必定是个中老手。

果然听到萧澈说了一句：“千万小心保管，否则工部的主事要找我晦气。”

韦白又指着图中一处笑道：“子明家在青龙坊，他府中亦有几种名贵花卉，若你刚好抽中青龙坊，大可以进去摘他几枝。”

三人笑谈一阵，崔捷道谢告辞，萧澈道：“崔郎不必客气，我等只是奉命前来，如今才好回去复命。”

崔捷一愣，忙问是何人之命，两人对望一眼，都含糊敷衍说：“日后便知。”

送她到了楼下，萧澈命人牵来一匹黑色骏马：“探花使若无快马，怎能一日看尽长安花？此马亦是奉命而来，崔郎不要推辞。”

崔捷连称惶恐，韦白含笑说道：“你不收下，到时要我们苦等开不了席，更是大罪过。”

崔捷笑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飞身跃上马背，缰绳一拉，那马立刻长嘶一声，四蹄轻踏，迅捷如风地向东奔去。

